





中国历史故事

(五十五)

李志明摇主编



目摇摇录

刘、杨联合驱袁之战	员
国奉直南口之战	缘
北伐战争	怨
刘文辉吞并刘成勋之战	怨
龙云与胡若愚云南之战	圆
冯玉祥与张宗昌河南之战	苑
龙潭之战	猿
宁汉战争	猿
第二次北伐战争	源
四川同盟军反对刘湘之战	源
蒋桂战争	缘
蒋冯战争	缘
唐、石联合反蒋之战	远
桂粤联军反蒋之战	苑
蒋、冯、阎中原大战	苑
张、蒋讨石之战	愿
宁粤战争	怨
王家烈与毛光翔贵州之战	愿
韩复榘与刘珍年山东之战	员
四川七部联军反对刘文辉之战	员
李、罗发动“顺庆之战”	员
刘湘抢夺“泸州之战”	员
刘湘、刘文辉“荣威之战”	员

刘湘与刘文辉四川之战·····	缘
刘文辉与田颂尧成都巷战·····	怨
刘文辉与邓锡侯毘河之战·····	缘

之战的导火线。

杨森自“统一”失败，出川投吴后，正值奉浙战争爆发，吴佩孚正扩充武力，大肆封官，为拉拢川、黔军阀，以壮声威，委袁祖铭为川黔讨贼联军总司令；刘湘为川黔联军后方筹备司令，杨森为四川讨贼联军第 1 路司令。杨虽不甘心屈就于袁、刘之下，但因走投无路，只好暂任栖身。此时，川系各派军阀因群凶无首，都在袁的手下忍气吞声。为了联合驱袁、实行川人自治，他们捐弃前嫌联名请杨森回川主持大计。杨认为机不可失，于 10 月 10 日离武汉赴宜昌，猿月 1 日抵万县。遂在万县成立四川讨黔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共 10 个师，约 10 万余人。

袁祖铭看到杨森重返四川，军势甚威，咄咄逼人，在已经与刘湘兵戎相见的情况下，为避免两面作战的困境，决定对杨暂取忍让方针。但为了预防万一，以便将来退据川、黔边境、护后路，袁决定先将上游泸州占领，与所属驻防叙南的黔军联成一片，做到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乃于 猿月 10 日命周西成等部向泸州发起进攻。袁本以为攻泸是一着好棋，但事与愿违，不仅未能取下泸州，反而因此启衅于驻守泸州的赖心辉，并由此连带及驻守宜宾的刘文辉等人，树立起更多的敌人。刘文辉认为黔军与川军已反目为仇，今日攻泸州，难保日后不进攻宜宾。于是趁袁部在泸州西进作战时，于 源月下旬，分兵三路由江安、横江、李庄同时向驻守叙南的黔军吕超部发起进攻，并一举攻克黔军防地。袁祖铭只好令吕超率残部退往合江，以保将来回黔归路。

刘湘见杨森起兵反袁，认为联杨驱袁的时机已经成熟。杨见刘、袁已失和，受袁逼迫，有联合驱袁之意，乃派员间

庆城内已闻炮声。川军东路长江南岸的杨森另一部，由丰都向涪陵进击。涪陵为乌江流域门户，是袁祖铭最后退守川、鄂、湘、黔边境的必经要道，一直为黔军第 1 师师长李晓炎驻守。李率部依山傍水，设防固守，并不对阵应战，致使南岸杨军进退无计，双方相持多日。直至袁祖铭重庆弃守后，李率部退入小河，杨部才进入涪陵。

当东路军进攻江北时，西路刘湘部集中在中隆一带的部队于 2 月 21 日开始向驻守永川的黔军杜文举师发起进攻。激战两日，抵进永川城下。22 日夜，刘部再举攻城，黔军被迫弃城逃走，退保壁山。23 日，双方又在壁山激战，一举再占壁山县城。24 日又攻至重庆西北的老关口。黔军只好退守浮图关。由于大江相隔黔军退却不及，一部被缴械，一部渡江退保重庆。至此，东西两路川军攻渝之战，在重庆城郊同时展开。25 日拂晓，刘、杨联军开始环攻重庆城。这时，黔军已经军心涣散，毫无斗志了。袁祖铭自知势孤力弱，寡不敌众，为保存实力，决计退守川黔边境。25 日下午，袁祖铭与王天培率部由南岸向江津、合江方面退去；彭汉章率部向南川、彭水退去。刘、杨大军遂于 26 日下午克复重庆。缴获黔军枪万余支，殿后部队被刘、杨部全部缴械，旅长穆瀛洲率部投降。

刘、杨二人考虑黔军停留川边，将遗后患，决心乘胜利余威，一举将黔军驱逐出川。因此，仍分兵两路横扫黔军。在刘、杨强大攻势之下，袁祖铭只好率部撤出川黔边境，经小河及黔北铜仁等地退往湘西一带，另谋发展。27 日，刘湘将成都城防治安，交与刘文辉负责后，退离成都返回重庆，继续行使其川康边务督办兼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的职

权。杨森仍驻兵万县，防区扩展至长、彭、涪一带，直达刘湘防地的底连处。刘、杨协手驱袁战争就此终止。

国奉直南口之战

1925年 源月至 愿月，冯玉祥国民军和张作霖奉军、吴佩孚直军在北京以北的南口地区，为争夺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1925年 愿月，第 圆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为冯、张两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但都未能履约。在浙奉战争中，吴佩孚又东山再起，组织“讨贼联军”讨奉。翌年 愿月，孙传芳联络国民军起兵反奉，并将奉系驱逐出苏、皖两省。国民军第 圆军邓宝珊部乘机夺取了对山东的统治权，与张宗昌的奉军在泰安发生激战。随后孙岳率国民军第 猿军配合第 圆军进攻直隶督办李景林，与李、张的直鲁联军在保定、沧州一带进行混战。同时，冯玉祥为从内部搞垮张作霖，又从奉系内部拉出郭松龄倒戈反奉，而后再战败了李景林，乘机夺取了天津，推进山海关。这时，英、日等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军革命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为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反对中国革命，又联合起来，共同压制国民军。受其影响，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也结成联盟，共同进攻国民军，出现了奉直联合反攻国民军的局面。为此，冯玉祥被迫于 1925年 员月 员日辞职下台，将全权交给张之江。

1925年初，张作霖、吴佩孚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

下，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了攻势。奉军再度入关，进抵唐山。潜伏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李景林率残部举行暴动，接应张宗昌鲁军进占天津。吴佩孚率部沿京汉线北上，集结在保定。此时，国民军第 圆 第 猿 第 源 军将领纷纷率部降吴，使吴的声势复振。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保存力量，除派张树声去奉天见张作霖议和外，又授意部下电请吴佩孚收编本部。但吴对冯已失去信任，坚持冯部必须无条件投降，接受缴械改编。同时，张作霖又以冯有鼓动郭松龄倒戈之仇，拒绝议和。为此，冯玉祥再度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段祺瑞下台，重新拉出曹锟帮助拉拢直系将领，并让出京畿地盘与直军将领田维勤，国民军开往西北垦边。但吴佩孚仍坚持拒不收编。这样，国民军与奉、直两系就只有戎兵相见了。

源月 员 缘 日，国民军为了缩短战线，摆脱三面被围的被动局面，主动撤离北京城。以鹿钟麟为东路司令，率国民军主力守南口、怀来；以宋哲元为西路司令，将部队由热河撤回防守多伦；以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守平地泉、丰镇，掩护通往绥远、甘肃的通道。

针对国民军的兵力部署，吴佩孚率直军主力在张宗昌直鲁联军的协助下，担任南口正面的攻坚战；奉军的吴俊升部和汤玉麟、万福麟等部出热河攻多伦，直下张家口击国民军后背；阎锡山亦派晋军出大同，截断国民军的退路，企图猿路围攻将国民军歼灭在塞北草原之野。

但是，直吴与奉张手下的将领却另有打算。一些高级将领对奉、直联手讨伐国民军始终采取保留态度。此时，直军方面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伺机夺取山东；靳云鹗在南口前

店沿永定河进攻国民军第 圆 第 猿 第 缘 军残部。南口正面阵地青龙桥，改由奉军和鲁军主攻，并配以邹作华的几个炮兵旅，任命张宗昌为前敌总指挥。同时派奉军主力第 猿 第 源 军团共四个军的兵力，在第 猿 军团长张学良的指挥下由南口东侧，经永宁、延庆直插南口背后，向南口展开猛攻。愿月 员 日，奉军第 员 团军于珍部攻下南口。员 日，张作霖在通电报捷中说：“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自十四年九、十月间，西北军在此建筑洋灰石子工事。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八月一日总攻，至十四日克之”。在整个通电报捷的电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吴军。吴佩孚见到通电甚为恼火。

其实南口也不是奉军攻下来的。在此以前，苑月 圆 日吴俊升率部攻占了榆树沟、门头口，圆 日又占领多伦。此时阎锡山也配合反攻。在这三面压力之下，冯玉祥为保存实力，决定国民军全部向绥远退却。愿月 员 日，南口冯军全部撤离，而此时奉军的大炮仍不断轰击，直到当地有人来报告时，才停止了炮击。至此，国、奉、直南口之战结束。

愿月下旬，阎锡山收复了晋北全部失地，并于 日占领平地泉，为了阻止奉军假道灭虢之举，他请奉、鲁军勿再西进。一面收编韩复榘、石友三、张自忠等人为晋军，帮助阻击奉军，一面派商震为绥远都统，礼送国民军其他各部撤出绥远。为时四、五个月的北洋军阀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结束了。

国奉直南口之战，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场大战。这在次战争中，奉、直两系老牌北洋军阀，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以扼制国民军革命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

保护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面对奉、直两大军事集团的联盟，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虽经英勇奋战，但因缺少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终于力不支敌，最后在奉、直、晋的联合围攻下，国民军惨遭失败，退往西北。从此，北方各省便完全陷入奉、直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北伐战争

1924年至1926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组织国民革命军，为推翻北洋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而进行革命战争。

1924年至1925年春，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由“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又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士，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国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直下，奉两系军阀联合起来，首先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将同情北伐的国民军赶出京津地区。而后吴佩孚又准备以湖南为基地，联合孙传芳和川、贵、滇等西南各省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联合围攻的计划，并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2月2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苑月 员日，发布北伐动员令。源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这次北伐的目的和任务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唯一之需要”，“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苑月 怨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国民革命军共有 愿个军，约 苑万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下属各军序列：第 员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 圆军，军长潭延闾，党代表汪精卫、副党代表李富春；第 猿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 源军，军长李济深，党代表廖乾吾；第 缘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 远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 苑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 愿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

北洋军阀的主要势力有三支：一是盘踞于湘、鄂、豫、陕、冀一带并控制着京汉铁路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有兵力 苑万人；二是控制着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及津浦铁路北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有兵力 猿万人；三是以直系军阀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闽、赣 缘省，拥有兵力 苑万人。奉系军阀总计兵力 苑万人，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拥兵自固，不能协同作战。

北伐军根据当时双方军力的对比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挥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

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在 1926 年 7 月 12 日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指出：“现在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 7 月 15 日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援北伐战争。

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胜利

1926 年初，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7 月 12 日，吴佩孚的附庸、湖南自治省长赵恒惕被逐出长沙，由湖南省防军第 1 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代理省长，宣布拥护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8 月，吴佩孚任命原赵恒惕部师长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率部进攻长沙，唐生智被迫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国民政府求援。9 月，国民革命军派第 7 军第 1 旅和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 1 军叶挺独立团先期入湘，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远月初，叶挺独立团到达湖南安仁县，击退了正在向安仁进攻的敌人，并乘胜追击，占领攸县。与此同时，第 7 军一部也到达衡阳一带，协助唐生智的第 1 旅，在金兰寺击溃叶开鑫部。北伐军初战告捷，粉碎了吴佩孚企图打垮唐生智，重占湖南的阴谋，扭转了湖南的战局。

9 月 18 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 1 军第 1 师、第 1 师和叶挺独立团与第 7 军、第 1 旅组成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第 1 旅军长唐生智任总指挥，分路向敌人的渌水、

涟水防线发起进攻，连续攻占株州、醴陵、湘潭、宁乡等地，直逼长沙城下。叶开鑫率长沙守敌弃城向平江、岳阳退却。苑月 朔日，在工人保安队的接应下，北伐军进驻长沙。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张作霖、吴佩孚正率部队在北京西北的南口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激烈的争夺战。长沙被攻克后，吴佩孚命令在湖南的部队依山水之险，固守平江、岳阳一线，准备待他打下南口后，再率主力南下反攻长沙。愿月 朔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源 第苑 第愿军直取武汉；第圆 第猿军集结醴陵、攸县，警戒江西的孙传芳部队；第远军和第员军的第员 第圆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愿日，第源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苑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开进。圆日，第愿军攻克岳阳。叶开鑫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率残部万余人退据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泗桥。

吴佩孚接到湖南守军惨败的消息后，放弃南口，亲率其主力陆军第愿师和湖北暂编第源师昼夜兼程，急速南返。愿月 缘日，吴佩孚率部抵达武汉，急调员个混成旅和员个团驰援汀泗桥。汀泗桥是鄂南门户，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以二万兵力凭险固守，同时调集北方部队南下增援，并策动孙传芳从江西出兵袭击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后路。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迅速拿下汀泗桥，以免遭吴、孙两部夹击。愿月 圆日晨 远时，第源军一部向汀泗桥发起攻击。吴佩孚将司令部设在汀泗桥后翼不远的贺胜桥，并在此亲临督战。圆日激战一天，汀泗桥四次易手，反复争夺，仍无进展。圆日拂晓，北伐军实施全线总攻击，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于

利。但是到了愿月下旬，孙传芳见吴佩孚濒于崩溃，北伐军直接威胁到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时，也感到恐慌起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策动下，孙传芳和张作霖重新调整双边关系，达成相互谅解，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决定从苏、浙、皖调兵 员 万，会同驻赣部队二万余人，分两路向北伐军出击。一路布署在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南侧，向湘鄂边境推进，企图截断长沙至武昌的铁路；一路由瑞昌、阳新沿长江向武汉方向进攻。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武昌城外，其余兵力分为三路转攻江西。员路攻赣南，以第 圆军第 缘师和第 缘军第 源团协同独立第 员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后，沿赣江北上；员路攻赣西，以第 猿军和第 圆军的主力出击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传芳部队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清江）进发。员路攻赣西北，以第 远军和第 员军第 员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怨月 员日，第 远军军长程潜命第 员师乘势攻占南昌，但友邻部队未能迅速跟进，又未能切断敌援军来路，孙传芳便利用南浔铁路运兵的有利条件，迅速调集主力反扑。担任侧应阻击的第 员军第 员师师长王柏龄不听从命令，贪生怕死，在阻敌失败后弃部出逃，第 员师几乎全军覆没。占领南昌的第 远军在失去侧翼掩护，遭受孙部援军的围攻下，伤亡惨重，被迫于 圆日退出南昌，退向奉新。员月上旬，由萍乡、新余东进的北伐军第 圆军主力攻占清江、丰城，第 猿军在南昌以西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一部。由鄂东南进入赣西北的北伐第 苑军，在箬溪重创孙军员个师后，攻占德安，又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这里，